

皇
清
經
解
續
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四

南菁書院

尚書古文疏證六下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八十九

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初司馬彪之

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

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謂濟渠既塞

都不詳悉其餘可知余讀郭璞山海經注而歎恐未足以服水

經者之心何則璞固有言矣曰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畱

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

杜氏釋例於濟水東北至高平五字作經高平東平至濟北八字餘並同

東

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

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津渠勢改昔則自虢公臺東入河出在

敖倉之東南今改流號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或禹時濟
未必分南北此則分而二爲不同與安國果身當武帝時作禹
貢傳祇當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不
當先之以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張湛註列子
濟水文並同此係
改流新道方繼而曰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證以
塞爲平地之故迹古渠今瀆雜然並陳殆亦翻以目驗爲說而
不察水道之有遷變時耳

按通典以水經所載地名有東漢順帝更名者知出順帝以
後纂序王伯厚又因而廣之下及魏晉地名疑舊唐志作郭
璞撰者近是余請一言以折之曰璞註山海經引水經者八
此豈經出璞手哉卽酈氏於濟水引郭景純曰又云經言固

亦判而二之近黃太沖撰今水經序文竟實以璞者惜不及寄語此

又按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禹本紀見史大宛傳漢張騫傳註並未指爲何書惟杜君卿言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最是而璞引禹本紀除見史漢之外多卻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二語酈注禹本紀與此同則知自漢武以至道元皆曾見此書特唐亡耳璞旣引禹本紀又引禹大傳固亦判而二之王伯厚疑爲一書者非

又按璞註爾雅成未審爲晉之何年而註引元康八年永嘉

四年事未一及元明年號知成於未渡江以前時孔書雖未立學官已盛行于代故註引太甲中篇曰後我后尙書孔氏傳曰共爲雌雄又曰犬高四尺曰葵因歎僞書易以惑人多據以爲言不獨一皇甫士安之載入帝王世紀而已卽好古文奇字如璞者亦爲所欺識眞者寡振古如斯悲夫

又按胡朏明曰某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說與漢書無異則知固所引卽其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實不知何人作也酈注每舉本文必尊曰經使此經果出桑欽無直斥其名之理或曰欽作於前郭酈附益于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竝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

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又按疏證第二卷浮于淮泗達于河河不如荷謂蔡傳爲未然茲因討論濟水亦覺其說通故禹貢圖註曰淮與泗相連淮可以入泗自泗而往則有兩途或由濌以達河濌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濟以達河濟出于河而合于泗者也余請證以古事一王濬列傳杜預與書曰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汴河而上振旅還都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汴由汴而河之道也西道也一溝洫志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濟由濟而河之道也東道也雖古來舟楫由此固多而著見史籍者僅此

第九十

朱子言孔安國解經最亂道余謂亂道之尤者是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其入震澤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以入于海此豈入震澤者哉善乎鄭氏言三江旣入海耳不入震澤也若似逆知魏晉閒有爲異說者豈作僞者竝鄭註不觀與抑王肅議禮必反鄭立而書注亦然傳實從肅來與或曰解三江者眾矣畢竟以何說爲不可易余曰蔡傳不可易已蔡本酈注酈用揚都賦注參以顧夷吳地記陸德明釋文張守節正義竝合非一人之私說也近代歸熙甫說亦佳柰不合經文何竊以天下之至變者水今之水道非盡古之水道也天下之至不變者經今之經文仍卽古之經文也試取經文諷誦彭蠡旣豬陽鳥攸居爲一呼一應則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亦

一呼一應非如歸氏說上下不相蒙也者或曰揚之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余曰周禮一三江也禹貢又一三江也禹貢三江誠小然當既入于海而震澤底定則今松江嘉興蘇常湖五郡民咸得平土而居矣功豈細哉酈道元讀吳越春秋三江五湖曰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余則謂禹貢三江不與職方同卻與吳越春秋同所謂夫言亦各有當也

按蔡傳確者自宜立學官但有可笑絕倫處不一一標出必疑誤後學虞翻嘗奏鄭氏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是也水經注引庾

仲初楊都注曰今本皆然蔡譌庾爲唐猶曰字畫之近若楊都之與吳都則相遠矣蔡竟未讀晉書庾闡傳乎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作楊都賦爲世所重卽此雖然蔡不以博洽名明朱謀瑋箋水經注濁漳水于林慮山便橋之上卽庾眩墜處也曰庾眩未詳案晉書庾袞列傳袞字叔襄適林慮山石勒來攻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將收穫命子恂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瞽墜崖而卒殆是卽庾袞眩墜處也朱不知字有譌闕妄附會以後眩之說亦由未讀晉書乎

又按壬子冬客太原顧寧人向余稱朱謀瑋水經注箋爲三百年一部書余退而讀之殊有未然如通鑑智伯言今乃知水可亡人國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胡身

之引酈注注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其水出絳
山東西北流而合于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
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此自宋時所
見本如是未經舛譌朱氏本則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
浸安邑此亦何須說者果爾復續之曰汾水浸平陽或亦有
之絳水浸安邑未識所由作此駭語乎朱何不引身之本以
校正仍之而莫覺乎且卽云絳水浸平陽未識所由括地志
猶譏之曰絳水一名白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
注縣積壑三十餘丈望之極爲奇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酈
道元父範歷仕三齊少長齊地熟其山川後入關死于道未
嘗至河東也斯蓋引耳學而致疑余嘗往來於平陽夏縣而

悟通鑑二語具爲妙解蓋汾水並河以灌安邑至絳水灌之
又不待云絳水並可以灌平陽至汾水灌之又不待云交錯
互舉總見水之爲害溥爾國語襄子走晉陽圍而灌之未及
何水戰國策實以晉水史記實以汾水又趙世家爲汾水魏
世家晉水李弘憲疑莫能定不知二水皆是也蓋智伯決晉
水以灌城至今猶名智伯渠然亦豈有舍近而且大之汾水
不引以並注者乎此亦惟熟其山川始知耕問奴織問婢豈
不信哉

王伯厚曰汾水在晉陽城
東晉水在西郡縣志實云

又按僞陵縣屬潁川郡李奇曰六國爲安陵僞縣屬陳畱郡
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鄆是後漢臨縣下無注臨陵縣司馬彪
曰春秋時曰臨劉昭注春秋鄭共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鄆又

成十六年晉敗楚于鄢陵將鄢與鄢陵合爲一地與杜注兩處皆屬潁川郡者正同東海公亟賞之曰不獨此元和志鄢陵縣云克段晉楚戰並此地其確指如是若漢鄢縣故城在寧陵縣南五十三里今在柘城縣北者自屬宋地其叔豈有遠保宋地之理應劭注實誤特正於一統志中余曰固已明范守已洧川人言大氏陽翟以東新鄭以南其地平曠無名山惟多岡陵橫互曲屈不下三二十許故左傳所謂陽陵大陵魚陵鄢陵六國所謂安陵馬陵皆在其地第今不能悉其所在耳因之悟鄢從下乃邑名其叔所保當在邑晉楚相遇則在鄢邑左右一帶可作戰場處惟多岡陵故曰鄢陵以知竟合爲一義猶未精

又按陸淳春秋辨疑引趙匡曰鄆當作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隱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鄆劉蔣邗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鄆字杜註今潁川鄆陵誤甚矣案從京至鄆非遠又是鄭地段以有兵眾故曰克若遠走至鄆陵已出竟無復兵眾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鄆出奔共卽自鄆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以南行至鄆陵卽不當奔共也余謂鄭十邑正有鄆在內何得云已出竟止此一句非

又按爲將者宜知地將一戰事耳而爲相與君者苟不知地將遂遺無窮之患試言其略一貞元元年竇參在相位據淮割地舉濠州隸屬徐州及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子愔爲本軍所立屢挫王師其時唐幾失淮南之地蓋不知濠州本屬

淮南與壽陽阻淮帶山爲淮南之險豈可割以他屬參惟昧
于疆理之制故至此一熙寧八年詔韓縝割分水嶺以北地
畀契丹東西失地凡七百里後契丹復包取兩不耕地下臨
鴈門遂啟用兵之釁夫宋分水嶺之地今不可考曾有人登
鴈門踰夏屋極目於句注廣武之間而知陘山形如人字一
脊中分山南據脊則利歸山南山北據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
索必此地神宗曰所爭止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蓋不知
此三十里必宜爭者也不然彼以射獵畜牧爲業每每空千
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拳拳于此三十里閒非出奇之
道耶王安石復佐以欲取固與之瞽說卒之黏沒喝之師一
出雲朔遂下太原非以鴈門失守與特書之以爲千古謀國

者之戒

又按郡縣志有足補史傳註解所未盡亦有當以史註正之者試各舉一事一趙世家肅侯十七年築長城註疑未定案志稱嘗至鴈門抵崙石見諸山往往有斷削之處逶迤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鴈門抵應州至蔚東山三閒口諸處亦然問之父老則曰古長城跡也夫長城始于魏惠繼于趙武靈燕昭而極于秦始皇魏惠所築者固陽武靈所築者自代並陰山至高闕燕昭所築者自造陽至襄平始皇所築者起臨洮至遼東皆非鴈門崙石應蔚之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趙肅侯築長城事乃悟蓋是時東林二胡尙強樓煩未斥趙之境守東爲蔚應西則鴈門耳故肅侯所築以之則父

老所謂長城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靈旣破胡則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始皇旣并天下則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所保者大則所城者逾遠也一志稱潞澤之交橫亘一山起丹朱嶺至馬鞍壑有古長城一道歲久傾頽然遺跡尚存登高望之宛然聯絡中有營壘以詢土人皆曰梁晉交兵築以相拒考五代史記一夾寨書一甬道書未有長城百里而不書者今陵川縣呼此山爲秦嶺以爲秦築以事考之則長平之役秦人遮絕趙救兵及芻餉而築也當時秦爲客趙爲主客居主地設伏出奇引四十萬人入于計中四十六日至于盡降盡坑略不相聞非其勢壓山川安得咫尺千里計此城必此時築以限趙之南北也案白起列傳